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七

起元默掩茂十月盡開逢  
困敦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  
皇帝

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

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它物折支計贓論罪

蒙古

命宋子貞參議軍事子貞至濟南觀形勢說史天澤

曰李壇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

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築環城圍

濟南壇自是不得出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史樞一

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

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大潰蹂躪死者不可勝記董文炳知其勢蹙乃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繼降城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參議官姜彧言於哈必齊曰聞王面受詔勿及無辜今城旦夕破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哈必齊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彧曰以人事知之哈必齊爲下令禁止甲戌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爲蒙古所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壇太師賜廟額曰

精忠

〔攷異〕宋史理宗紀八月戊戌李壇兵敗爲大元所誅事聞詔沿邊諸郡嚴邊防元史本紀及逆臣傳俱作七月甲戌蓋宋史

據事聞之日也今從元史至宋贈官則連書之

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

而善戰哈必齊以配蒙古諸軍陰使殺之文炳當殺  
二千人馳告哈必齊曰彼爲壇所脅耳殺之恐乖天  
子仁聖之意哈必齊從之然它殺者已衆皆大悔時  
山東尙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  
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  
於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  
軒授詔委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旣還蒙  
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  
民之權天澤奏罷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  
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蒙古廉希憲治關中政事  
修舉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

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及李  
壇以叛誅因言王文統之進由希憲及張易所薦引  
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  
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蒙古主曰希憲自幼事  
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 戊寅侍御史  
范純言前四川制置使俞興罷任鐫秩罰輕宜更褫  
奪以紓衆怒奏可 蒙古以夔府行省劉整行中書  
省於成都潼川 蒙古閬蓬等路都元帥汪良臣以  
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南  
師往來從之 辛巳詔重修吏部七司法從賈似道  
意也 蒙古以都督府參議姜或知濱州時山東新  
復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田殘桑  
棗或言於行省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者置之法

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蒙古  
張文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蒙古主召見面  
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山  
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  
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  
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  
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漴河東至古任城失  
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  
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漣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  
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洛州  
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漴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  
孟沁河雖可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  
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

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  
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  
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蒙古主嘆曰任事者如此人  
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八月己丑守敬請先  
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亦請開邢  
洛等處漳滏澧河達水以溉民田竝從之 甲午海  
州石湫堰城 丁酉築蘄州城汪立信上新城圖詔  
獎諭 戊申蒙古敕王鶚集廷臣商權史事鶚等請  
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 蒙古河間平灤廣寧西京  
宣德北京隕霜害稼 九月戊午蒙古濠州萬戶張  
宏略破宿蘄二州 壬戌蒙古改邢州爲順德府  
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守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  
丁丑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癸酉蒙古都元

帥庫庫卒於軍以其兄阿珠代之 閏月甲申朔蒙

古賑沙肅二州饑 丙午詔應知縣已罷雖經赦毋

注緊望著爲令 庚戌蒙古發粟三十萬賑濟南饑

民 冬十月庚申蒙古禁諸王使臣師旅恃勢擾民

者所在執以聞 蒙古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

其家 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

院事 庚午蒙古鞏昌總使汪惟正屯田利州 甲

戌歸化州岑從毅納土輸賦詔改爲來安州從毅知

州事世襲 乙亥蒙古立中書左右部分總庶務命

回紇人阿哈瑪特

舊作阿合馬今改

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

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不關白中書張

文謙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

中書不問則天下孰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

丁大全旣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翁  
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  
爲變廣西經略朱禕孫聞於朝壬辰詔改竄大全於  
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禕孫殺之禕孫  
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全於水而死 癸  
巳馬光祖提舉洞霄宮 丙申資政殿大學士致仕  
徐清叟卒諡忠簡 戊戌以夏貴知廬州淮西安撫  
副使 乙巳蒙古主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  
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丁未皇孫資  
國公焯卒 戊申蒙古升撫州爲隆興府 十二月  
甲寅蒙古封皇子珍戡舊作真金今改爲燕王守中書令  
丙辰蒙古立河南山東統軍司東拒亳州西至鈞州  
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寧海州諸萬戶隸山

東 丁巳蒙古立十路宣慰司以趙璿等爲之 癸亥蒙古享於太廟 戊寅蒙古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 蒙古楊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命與征南都元帥奇徹舊作欽察改今同署大淵還東川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大良城不踰時而就 蒙古割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建行宮於興隆路 是歲蒙古成都經略使劉焜卒諡忠惠以其子元振代爲經略使

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春正月乙酉賈似道遣楊琳賁空

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至大獲山招蒙古楊大淵南歸大淵從子文安執琳以聞蒙古主命殺之 丙戌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時或言中書政事大壞蒙古主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

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  
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  
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  
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  
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  
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雖成  
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怒始釋 蒙古興元判官

費寅

〔改異〕廉希憲傳作費正寅今從商挺趙良弼傳

有罪懼誅誣廉希憲商挺

在京兆因李壇叛修城治兵潛畜異志以趙良弼爲  
徵癸卯召挺良弼赴闕既至蒙古主詰問良弼泣對  
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蒙古主已  
入趙璧之譖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  
誓死不少變乃罷 蒙古主召商挺問曰卿在關中

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言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橫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或以歸己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旣出蒙古主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邪卿等識之 蒙古命右丞納哈代廉希憲爲秦蜀行省覆視費寅所告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上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蒙古主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召入禁中從容道藩邸

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僧子聰張易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壇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識其人也蒙古主曰朕亦記此由是璧之譖不行寅卒以反誅

二月癸丑詔吳潛丁大全黨人遷謫已久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並不復用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彬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旣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不免于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

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丁巳詔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言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忠然未見其利而適

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  
弊則見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  
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  
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績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  
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  
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  
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  
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  
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甲子  
蒙古主如開平 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  
副之致書於帝詰稽留郝經之故經久羈真州上表  
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  
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創立規

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有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冒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計安生民之意而